

# 原住民文化與當代信仰之共生共存

## —以台東地區Bunun改宗一貫道為例

### 第一章 緒論

#### 第一節 出發點

我們已經來到歷史的轉捩點，…任何『人』，如果只是東方人或西方人，只能算是半個人，……。我們都是被召喚來的宇宙舞者<sup>1</sup>，是世界公民，是自己母文化真正地孩子，但仍然與整個宇宙（all）緊緊地相互連結著。…雖然我們根植於家庭、社群和文化裡，然而在<sup>2</sup>生命至深之處終將是回歸於人的共通性。（Huston Smith，1998:17）

台灣南島語族近百年來受到外來因素影響，而產生不小變化。其中之一，便是從原始宗教信仰改宗為西洋之基督宗教。這種集體改宗的現象，發生在戰後的1960年代更為顯著。雖然如此，但這並不能涵蓋所有原住民族的不同信仰以及臺灣宗教的多元複雜。故本文不是一篇論述宗教史的論文或是作宗教比較之研究，亦不針對族群文化復振議題做探討，而是描述當代 Bunun 扎根於其傳統文化精神中，一貫道如何在原住民地區傳播；以及與一貫道<sup>3</sup>邂逅後的布農族，對作為『人』或是作為『Bunun』<sup>4</sup>，其原文化與當代信仰存於生命中如何地共生理解。

---

<sup>1</sup> 宇宙舞者一詞，是作者 Huston Smith 借用尼采論述之比喻。

<sup>2</sup> Huston Smith (1998) 是用隱喻的方式來談 seen。不單單只是用視域來做類比，還包括更心靈深層處的感知、察覺與洞見的意謂。

<sup>3</sup> 詳見文本第二章之文獻探討。

<sup>4</sup> Bunun 在傳統布農族語是『人』之意，其中隱含著如何成為『真正的人』。現在，則是台灣原住民族群歸屬的一種辨識，中漢譯名為布農族。

研究者的父親是卑南族，母親是布農族。小時候由於父親在紅葉林班工作<sup>5</sup>的關係，我所接受到布農族文化洗禮時間較多，但是處境（situation）中感受到的布農文化與傳統布農文化間，母親（布農族）氏族宗親彼此的互動、對待方式，比文化中的祭儀更為突顯 *Bunun*<sup>6</sup>（人）的意義。Haraway（1991）認為任何知識都是情境化的產物，因此是特定化，不完整的。而處境知識（situated knowledge）的被聽見且宣稱為理性知識的必要條件即是『不』普遍性的，『是』部分性的。

就如同殺『豬』分肉對於任何原住民族群來說是重要的祭典或是節慶習俗，它不但有文化傳承團結、分享的意味，也具有凝聚氏族親人與部落族人間彼此感情的聯結，但是童年時居住於布農部落的我，雖然常聽見阿嬤家下面一戶住家，門前空地傳來豬聲嘶力竭的吼聲，以及舉辦祭儀的氏族親人匯聚此處分肉、交談的歡樂聲（如圖 1-1、1-2），但是我卻從來都沒看過祭儀的樣貌。母親說：『因為那些活動主要是由氏族長輩選出合適的人選去執行，殺豬…』、『...豬肉主要是分給阿公、阿嬤的，不是分給我們的，一戶人家只有長輩才有分到…』<sup>7</sup>，原來早期布農族的祖先生活處在艱困的環境中，要取得食物並沒有想像中的容易。因此，布農族人規定較肥美的食物禁止孩童與某些人食用，主



圖 1-1 參與布農族親戚的婚禮（2015 攝於台東初鹿）

<sup>5</sup> 1950 年代，台灣省政府頒布「山地施政要點」，推動「山地三大運動」，意在將山地文化平地化，同時進行山地經濟與資源的開發。在當時，原住民部落青年除了務農與狩獵之外，林班地短期而又可以彈性地利用農閒時刻來賺取貨幣的工作機會，成了許多部落青年不分男女皆投入此高危險行業的原因。

<sup>6</sup> *Bunun* 在傳統布農族語是『人』之意，其中隱含著如何成為『真正的人』。現在，則是台灣原住民族群歸屬的一種辨識，中漢譯名為布農族。日治時代以前，原住民並沒有所謂的族群分類，都是以部落位置所在作為區隔的民族。而 1961 年，台灣總督府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出版的《蕃族調查報告書武崙族前篇》，則是將 *Bunun* 音譯為漢字的「武崙」。

<sup>7</sup> 布農殺豬，大約在結婚時、舉行部落性的祭儀如（射耳祭）、建屋落成時、夫妻生小孩後男方殺豬回饋女方家時；2 賠罪等，會進行殺豬。豬隻是要活的、健康的。送至女方家後再由女方家兄弟或親友協助宰殺、分肉。在殺豬的第一步，過去都是用切割好的竹枝尖端，朝著豬的前左（或右）腿側邊的心臟刺入，厲害者都是一次即中，允其掙扎嘶喉幾聲後，只見豬隻立即倒下，鮮血被預備好的 *siah*（胡盧水瓢）或 *balukan*（碗）接下（海樹兒·友刺拉菲，2007）。

要是為了讓老人三餐溫飽，藉以表達『尊老敬賢』的美德(洪建榮、田天賜，2004)。霍斯陸曼·伐伐也在其《中央山脈的守護者》一書提到，『崇拜個人能力』是布農族重要的生活觀念之一。那些過往的生活經驗造就了長者的非凡能力。



圖 1-2 布農族婚禮宗親齊聚 (2015 攝於台東初鹿)

所以，我對於部落文化所承載的記憶，即是對於萬事萬物的『敬』意。因為除了對於長者的敬畏之外，布農族本身的泛靈信仰，以及總是看見母親或是族人在耕種前、祭祀前與遇到一些事、物時口中喃喃低語的敬語外，最重要的是涵化<sup>8</sup>於一群信仰一貫道布農族群，他們對於生命樣貌的一種『想像』，是長在其傳統文化信仰與一貫道宗教信仰間。正如 Mircea Eliade 在《神聖的存在》一書中也曾以農業勞動為例，提到農業勞動就是一種儀式，是我們在大地母親身體上所從事的活動，釋放出了植物神聖的力量之作為，一方面也意謂著農夫以其生命<sup>9</sup>與四季交迭共譜樂章。而唯有謙卑，一切才得以發生，所以原住民文化繁複的歲時祭儀與生命禮儀，是其宗教人的象徵，敬天地、禮神明更是早早就長在其身上的謙卑樣貌。

<sup>8</sup> 涵化一詞最早由美國的包威爾 (P. W. Powell) 於 1880 年提出。涵化：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文化持續地直接觸，形成一個文化接受另一個文化的歷程與結果。文化涵化可能是單向的，也可能是雙向的 (張鎧焜，2000：344，383)。亦如 Malinowski (1945)《The Dynamics of Culture Change》中提到造成文化變遷動力有二，一是文化內部自生、自主創新的力量，二是與不同的文化接觸。

<sup>9</sup> 農作植物的栽種，通常是有時序的。因此農夫必須和有利或著有害的時段相配合，其中是包含著某種危險性的。例如為開墾土地之主的靈魂會發出怒氣等等 (晏可佳、姚蓓琴，2008：315)。